

● 旋风剑大系

● 不朽宇宙传奇
新派武侠巨著

血色孽缘

公孙千羽著

上



44.568

XS

=1

旋风剑大系
公孙千羽著

血色孽缘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月娜

封面设计:永强

插图:大水

旋 风 剑 大 系

血 色 孽 缘

公孙千羽 著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政府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4 字数:384 千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595—426—7/I·180

(上、中、下册) 定价:36.20 元



嫉惡如仇 見義勇為
江湖豪杰 綠林好漢

責任編輯：日娜
封面設計：劉博
插圖：大水

孤獨浪俠 上下

作者親手修訂

海峽兩岸公証

俠女芳魂 上下

少俠玉娃 上中下

奇俠天嬌 上中下

大俠幽靈劍 上下

神手奇劍 上下

巨掌魅影 上中下

玄天神劍 上中下

血色羣綠 上中下

劍俠冰心 上下

龍鳳刀劍 上中下

黑欲浪子 上中下

仙劍奇俠 上中下

殘星飄香 上下

斷劍情俠 上中下

劍豪名刀 上中下

花痴少爺 上下

龍卷旋風刀 上中下

内 容 简 介

明代永乐皇帝征鞑靼，其近身异士高南基深入虎穴，在大青山获武林奇宝十二地支，不料竟因此罹祸，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遭武林邪派围攻，只有一个小小孩儿尚梅卿死里逃生，幸免于难。

这孩子自小受祖父传授独门武功，其后更兼异人指点，武艺猛增，成为江湖人闻名丧胆的“旋风神龙”。永乐皇帝将其收为义子，赐名“神龙太子”，他发誓寻出凶手，替全家报仇，为皇上效力。在一次激战中，他因祸得福，跌入无人生还的无生潭中练得集武林大成的“大罗金仙录”。然因阳刚太盛，必与纯阴体交合方可润合功夫。于是，在巫山神女峰的幽密古洞中，他与金梦薰、东方惊艳二位绝代佳人裸身相向，颠鸾倒凤，遍试云雨，大练阴阳调和之功，一连数日，洞中春光无限，艳煞世人！直弄得二女有气无力，下不得床，方才大功告成。此时，他已是叱咤风云，无人能敌的绝世高手。

他终于查清伏踪，与鞑靼派入中原行刺皇上的地狱邪教展开了殊死较量……



一、黑谷关外寒风里 刀光剑影映雪明

从黑谷关到兴隆城，那里一条穿过五龙山、兴隆山，到雾灵山的重山官道，每逢春夏之交，出关入关的商旅行人，湖海之上，真是车水马龙；可是一到冬残岁末，这官道就变得冷清荒凉了，寒风萧萧，雪花满天，往往一天也见不到半个人影。

时当腊月，由新的雪花盖上旧的雪花的痕迹，一层一层的将大道铺得平坦无坎，一股起自兴安岭的寒流，如发自然神手中的利箭，猛的向南挺进，漫山遍野排来！为虎作伥的狂风，大有扫除所有余生之势！

突然间，一阵蹄声噗噗，车声隆隆，陡由大道北端的灰幕里驰出一辆马车，四乘骑顶着急风暴雨，拼命向南猛扑！

马上坐的是四员大汉，每人背上都背有一把长剑，也许是赶了不少路程，同时又驰得飞快，竟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他们居然解开胸口的短皮大衣，全身热气蒸腾，身上的雪花全被溶化无余。

正当四骑客护着马车驰进一座狭谷时，忽听车内响起一声沉喝道：“停！”

车把式闻声，猛将缰绳一勒，两匹正在狂奔的高大雄壮黑马，这下竟被勒得大立而起，同时发出悲嘶之声！

马停车住，车把式忽然回头问道：

“三庄主，有什么事？”

侧面的车窗启处，立由车内伸出一颗中年人头，只见他举目四望，不答车把式的问话，反向停在车旁四位骑客沉声道：

“四虎，这是有名的蛇崖口，你们当心两侧高崖，提防那路敌人在前拦道。”

四骑客闻言同声道：

“三庄主，离庄已不到一天路程了，不管那路敌人，他们要找来，应当早就找来了，岂有到了我们门口才动手？”

车中老者忽然冷笑道：

“何方吃横梁子的，竟在这儿下手！”

这人豹头环眼，眉如扫帚，大脸上长一脸络腮胡须，尤如棕兜一般，阔口隆鼻，长相十分威猛，背上倒插一把厚背大刀，估计重有三十余斤，由此即知，这人必定是个江湖豪士。

当猛汉发了一会愣之后，他也跳进马车去了，可是在他出来时，居然见他手中多了一点东西，他将东西揣进怀中，反手拔出大刀，其意似要就把六个尸体给埋了，然面在其尚未动手之余际，耳中竟听到一声朗朗清笑乍起！

猛汉一闻笑声，不料他居然唬的一跳！

笑声起自崖，大汉抬头一看，只见左侧崖头竟立着一位少年！

“喂，朋友，恭喜了，年关捞到油水可过年了！”这是少年看到猛汉在望面出声。

猛汉面色不正常，手中的大刀一立，突然大声喝道：

“兄弟，你别动黑吃黑的念头，这儿不是我下的手，动手的早已把油水带走！”

崖头人影一闪，淡影恍处，一闪已到大汉的面前，只听他依然朗声大笑道：

“朋友，黄白之物，也许并不重要，只请你留下更重要、更值钱的！”

猛汉急向后退三步，吼声道：

“兄弟，你的话我不懂？”

少年头挽一髻，这样的严寒天气，他不但没有带帽子，甚至身上还只穿件夹长袍，束腰的丝带上，挂的不是剑，而是一支古铜箫，没有寒冷之态，没有武林人的气势大概就因这几点原因才使猛汉怯怯不安！

“我的话阁下不懂？”

少年面无怨容，而且带着微笑的问。

猛汉忽然由身上拿出一件东西，那就是从车里找到的，他似想起来了，伸手向少年道：

“兄弟，这不是你想像的那么贵重！”

少年不接，但却哈哈大笑道：

“阁下诚实无欺，区区非常敬佩，好罢，咱们后会有期！”

猛汉急急问道：

“兄弟，请问贵姓大名？”

少年淡然笑道：

“在下尚梅卿，为一江湖不足轻重之人物，阁下不必挂齿！”

猛汉道：

“在下孟师，日后请多指教！”

少年哈哈大笑道：

“莫非是孟子之孟，师长之师？”

猛汉连连点头：

“正是，正是！”

少年鼓掌大笑道：

“阁下姓名，加上犬旁，真是一只猛狮也！”

笑声一住，人已隐没大雪纷纷之中！

孟师目送少年尚梅卿去后，他把六条尸体掩到崖下，挥动大刀，拨雪破土，掘一深坑合理之，最后跨上一匹白马，直赴马兰关而去。

当孟师奔出不到半里，不料在他后面突一骑如风追上，同时听到那骑上之人大声喝道：

“笨狮，慢点走。”

孟师闻声勒马，回头一看，他可能是认得后面马上之人，只见他大声吼道：

“野牛，你真是阴魂不散，追我干吗？”

后面那骑已追上，马上坐的是个短小精干的家伙，只见他驰到孟师身旁哈哈大笑道：

“笨狮，我们是老朋友了，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呢，说真的，有好处的，你不会甩掉我是不是？”

孟师喝问道：

“叶牛，你他妈的少来这一套，我有什么好处？”

原来那人叫叶牛，所以孟师叫他野牛，只见他作个鬼脸道：

“笨狮，真菩萨面前烧不得假香，你从马车里找到的东西，我是亲眼在暗中看到的，好个小子不要，我可不嫌少！”

孟师呸声道：

“你他妈的真是活见鬼，车里找的只是一片破布，大不了布上有几个字，你当是什么金钱财宝？”

叶牛似故作愕然道：

“当真？”

孟师立由怀中取出，伸手交给他道：

“不信你就看！”

叶牛接过，挑眉扬眼的看了一会，两肩一耸，装出泄气之情，道：

“笨狮，你他妈的还当宝贝一样揣在怀里，这有什么用，难道你还想替死人当信差，得了罢！”

他说着把手一甩，破布顺手飞出，掷得像蝴蝶一般，随风飘舞！

孟师一见大急，猛由马上腾身，大骂道：

“野牛，你这干什么？”

叶牛一见孟师追出，竟乐得哈哈大笑，掷开手掌，原来那片中计的破布仍在他的手里，只见他嘀咕道：

“笨狮，论武功，你我半斤八两，讲头脑，你是差得远，老子凭着这片破布，明天送到龙槐庄去，那大龙神秦一天，怕他不送我千二八百两银子作酬劳！”

这家伙真诡，他说着一挥马鞭，啪的一声，猛抽孟师的坐骑，硬将那匹白马打得奋蹄而起，冲风破雪而奔！

好家伙，叶牛还怕孟师骑马追上，这一手真绝，等孟师发现破布是假的，徒步追赶再也来不及了！同时听到叶牛而向孟师寻处哈哈大笑道：

“老友，慢慢找，我可少礼了！”说完双腿一夹，策马如飞，余音绕空，去如黄鹤，害得孟师仍在苦寻那片破布！

四日后，在苏县北门口走进一个大汉，那就是孟师，这个大块头自发现中了叶牛诡计之后，心情非常烦闷，这几天里，他始终是低着头，一路上好在没有人冲撞他，否则非出纰漏不可。

苏县城有家大酒楼，名为“三龙楼”，生意鼎盛，食客盈庭，过往客商，江湖名流，只要一进苏县城，莫不一上三龙楼买醉一番！

孟师一进城，恰好看到三龙楼，他心情不佳，值此偶遇，当然毫不犹豫直奔店门，大步而入。

时当正午，三龙楼的食客，真是座无虚席，拥挤不堪，伙计们奔东走西，人数里不少，但却应接不暇，孟师入门，居然没有一个上前打招呼！

没有伙计接待，孟师却不在意，他连雨笠也未取下，低头直上酒楼，好在还有一个位子靠在楼门口处，他的眼睛谁也不看，大步过去，一屁股坐了下去，连邻座有什么人物也不瞟上一眼。

人声噪杂，酒香四溢，孟师坐了一会，岂知依然无人过问，他可能是嗜好几杯黄汤，这时酒虫已拥上喉头，同时心情不好，试问如何耐烦，只见忽然环眼大睁，猛的一拳打下，紧接着哗喇一声大震，桌子被打得四分五裂，同时听他大声吼叫道：

“妈的，有酒保没有，给老子滚来一个！”

巨响之下，全楼震惊，立有无数的目光朝他射来！

伙计惊动，立即有几个向他奔跑，可是来不及了！忽在客人中有人大骂道：

“妈的，你是什么东西，家里等着出殡啦，没有耐性，外面有的是北风，何必进来喝黄汤！”

孟师闻言，虎跳而起，怒目一扫，发现楼中央有个桌上站起一位大汉，个子竟比他差不多，这下可真怒发冲冠了，只见他猛吼一声，举腿一扫，突然将自己的坐凳踢起，呼的一声，踢上天花板，轰隆，如鹰搏兔，双手猛向那大汉罩落！

那大汉武功不弱，见势一闪，避开孟师双爪，单掌一横，“拦江断流”，一招硬臂，落下孟师虎背！

孟师一招未中，身如獾落，大粗而不笨，一式“黄龙翻腰”双腿紧靠平蹬，避招还招，一气呵成！

那大汉道上孟师，立显功差一筹，这一腿没有避开，全身被蹬出数丈，落下时，又将另一桌压得碗碟齐飞，汤溅酒溢！

楼上顾客大乱，普通之人心慌意乱，抱头四窜，会武的刚刚相反！竟是鼓掌助威，那种幸灾乐祸的气氛，真是难以形容。

孟师出手得利，正在不可一世之际，不料突然有条人影如电而到，一言不发，拳掌齐落，照定孟师面门招呼！

孟师这时已打出本性，他那豪情奔放，一见大呼：

“来得好！”立还颜色！

来的是中年人，年纪约有五十，可惜他也不是孟师对手，十招不到，又被孟师打落西角。

中年败了，第三个又到，三个败了，四个又来了，武林人就是有这股劲，开始是打抱不平，到后来一变而为打擂台式了！

孟师接二连三，一气打败十几个好在他未下杀手，伤人而未要命，可是楼上的桌椅却遭了殃，遍地全是残腿破面了！

食客中似已没有高手，已是无一敢上，但就在这时，忽听一个伙计样的家伙在大声笑道：

“好了，表少爷来了，五公子也到了！”

楼门口忽然出现两个青年，一个穿黄，一个穿青，全是武生装，相貌都长得英俊不凡，只见那穿黄的大声问道：

“是什么人在此捣乱？”

一个伙计立向孟师指道：

“表少爷，是他，是那个络腮胡子的猛汉！”

黄衣少年一看孟师威武不屈，年纪只在三十上下，随即朝孟师行来，沉声大喝道：

“何方野汉，竟敢在三龙楼撒野？”

孟师见情冷笑，接口哼声道：

“老子孟师，你是什么东西，也敢前来管老子的闲账！”

黄衣少年扬眉叱道：

“野汉，你不打听打听，这家酒楼是谁开的？要想在此捣乱，那就准备条狗命！”

孟师闻言大吼道：

“怎么样，这酒楼是当今永乐皇帝开的？哼，就是他开的，老子今天也要踹翻这座鸟楼！”

黄衣少年大怒，右手一起，中食二指并拢，直取孟师眼睛！出手之快，无与伦比，亮式就是个武功卓绝之辈！

孟师是内行，见势大惊，急闪速避，可是他已打得兴起，不管厉害，立出奇招，霎时交手如电！

二、为救双鹏赴斗场 无意偶现仇人迹

楼上人挤四角，楼外街道拥塞，一些人看不到，他们好象听也过瘾似的！

孟师遇上超等高手，这时已显捉襟见之势，他被黄衣少年的奇招异式所逼步步退闪，这时已毫无攻势可言，渐渐的，他竟退到楼门口了，再有两步，孟师非被迫下楼不可。

黄衣少年显出量度不够，他那每招每式都是杀手，如不是孟师武功过人，那早在二十招内，不死也得残废！

孟师又退了一大步，再有半尺，八成就要倒翻下楼，同时两侧又被黄衣少年的招式封死，侧闪绝不可能。

黄衣少年在此时机，听他忽然冷笑一声，右手掌打出一招虚晃，左手陡然变了颜色，不料五指竟变得血红，出其不意，五指又开，低叱一声，那血红的手指陡发如电，如幽灵一般，直接孟师胸口！

孟师两手提防不及，眼看就要按上，同时他又看得清楚这种危机，竟吓得面色全变！

生死在一线之差时，突然由楼门下伸出一只如神之掌，竟由孟师的腋下穿上，真是巧妙之极，恰恰立将黄衣少年五指按住，同时听到一个朗朗的声音喊同道：

“手下留情！”

黄衣少年似觉一股巨劲由孟师胸口涌出，自己的左掌犹如按

在寒冰之上，心头一震，火速回扯，闻声之下，惊注孟师背后。

孟师背后立着一位朴素青年，顶多是个十八九岁！只见他推开孟师，拱手向黄衣少年道：

“兄台，这位在贵酒楼闹事的朋友，虽说过于放肆，可是他的过失不致犯了死罪，你阁下这一手黄泉血池掌功，一旦按实，这不是要了他的性命，小弟不自量，望求兄台宽容他罢。”

黄衣少年冷笑道：“阁下贵姓？”

朴素少年再次拱手道：

“小可尚梅卿，乃湘西人氏，路过贵境，适逢此事，可说冒昧之至！”

黄衣少年冷声道：

“阁下话虽说得动听，却是骨子有点瞧在下不起！”

朴素少年摇头道：

“哪里哪里，兄台武功卓绝，在下何许人也，岂有轻视之理！”

他说着立向一位伙计道：

“店家，这位莽客适才打损所有，区区这里有二十两纹银，估计足可赔偿一切，宝号将就点罢！”

他由身上摸出一锭银子，顺势向伙计一抛，同时向黄衣少年又拱手道：

“承情承情了！”说完回头，笑着一拉孟师道：

“老朋友，咱们该走了，下次不可任性啊！”

孟师早已看清他是四日前在雪地所见之人，这时解了他的死亡之危，内心真是感动无比，闻言之下，哪有什么不依，立即随他出店而去。

到了街上，尚梅卿带着打趣的语气，满面含笑，轻轻向孟师问道：

“老孟，你替死人送信到了没有，也许得了不少报酬吧？”

孟师仰首叹了一口气，沉沉的摇头道：

“老兄弟，说真的，我如不因那片破布憋了一肚皮鸟气，今天也不会在这鸟酒楼闹事了！”

尚梅卿故作惊讶的问道：

“怎么，大龙神不给报酬，难道还说你杀了他的兄弟？”

孟师仍摇头道：

“那倒不是，我上了一个名叫叶牛那家伙的当！”

尚梅卿哈哈大笑问道：

“那是一回什么事？”

孟师即将上叶牛当之事说出，只见尚梅卿听了大乐，大笑道：

“那家伙真有一套呀！”

孟师道：

“我追到龙槐庄一打听，岂知那家伙竟走了，哼，他妈的，下次遇上他，我非打破他的牛头不可！”

尚梅卿摇头道：

“老孟，别生气，那家伙恐怕活不成了！”

孟师闻言一怔，惊问道：

“为什么？”

尚梅卿叹声道：

“老孟，我说你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我当时离开你的时候，一路想到你这次送信定是非常危险，后来我想回头阻止你，可是又因另外一件事情给误了，所以来不及回头找你！你想想看，那破布上有句马儿进了关的话，你可猜猜，那是什么？”

孟师道：

“是什么？”

尚梅卿道：

“那是绝对机密的事情，试问你把机密事儿送交大龙神，站在大龙神的立场，他难道不怕你走漏消息？”

孟师惊跳道：